

女  
水  
人

二十

朱雀橋邊野草花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
舊時王謝堂前燕。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劉禹錫烏衣巷

再生  
婦人

No. 1

從前~~因~~紀露香總是等着娟娟兩個人(在五月花开了班  
一塊兒回家的。有時候夏天夜晚，她們便叫一輛三輪車  
慢慢~~蕩~~回她們金華街那間小公寓去。現在不同了  
，現在紀露香常常一個人先回去，在家裡弄好宵夜，等着  
娟娟。有時候一等就等到天亮，一直望着那窗戶外頭漸  
漸白起來。

金華街這間小公寓，是紀露香花了半生積蓄買下來  
的。從前在上海(年青的時候)，紀露香在生意場上確實  
攛過幾文錢，她和五寶、雪芳老六都是萬春樓的長生姑娘  
。她的查帳最老，五寶她們都是她帶出頭的。可是  
逃了一場難，甚麼都搞~~精~~光了，只剩下一對翡翠鐲子而  
這一直戴在手腕上，那對鐲子是五寶~~就~~的時候

翡翠的遺留物  
的  
然她

孔雀牌

(24x25)

紅信人



做紀念的，經過多少風險，世也沒肯脫下來。

紀露香到五月花，說起來，也是逼不得已。剛從上海

出來，她原跟着俞大塊頭，~~做~~跑單幫，做黑生意。那時

得接連出了幾次事故，俞大塊頭~~也~~跑單幫，~~做~~黑生意。那時

她的首飾也賠了進去，俞大塊頭~~也~~跑單幫，~~做~~黑生意。那時

錫子，紀露香抓起一把長剪刀，便指着她心道：你敢碰一碰

我手上這對東西！俞大塊頭在她臉上吐了一泡口水，撼動

着她：婊子！婊子！做了一輩子的生意滾，他露香就是吓

不得這兩個字。尤其是從男人學裡罵出來的。

酒家的生意並不好做，在五月花混了幾年，憑她一個

外省人，能夠省下~~幾~~十來萬，已經算她本事大的很可

是。老問題是看中了她老資格，善於應對，又會~~幾~~幾口京

戲，專要她去侍候那些大陪來的老爺們。在五月花混了

年，憑她一個外省人，能夠省下十來萬，已經算她本事大

的很了。後來~~老~~給了她一個經理職位，看管那些~~老~~女孩兒。

五月花的總經理只有她一個，其餘都是巡流氓頭兒。可

是他露香並不在乎，她是在男人堆子裡混出來的，她

跟他們相拼慣了。那些紳士們都稱她做總司令，他們說，

陸海軍空的大將紅員，在她手下都佔齊了。可是~~他~~當經理

是拿乾薪的，她手下那些女孩兒的皮肉錢，她又不要多利

，手頭是一天比一天緊了。~~他~~最後把外面放賬的~~都~~攔了回

來，算了又算，數了又數，終於把她手上那付翡翠鐲子~~也~~

了下來，才勉強買下了這棟小公寓。~~他~~買~~這~~棟公寓，却

完全是為了娟娟。

是青樓個上  
海  
中  
大

五月花的

才收



其實娟娟本來是老鼠仔手下的人，在五月份的時候資格很嫩。紀露香平日和她打過幾個照面，也並沒有怎麼留神，像她那樣的女孩兒，五月份裡一把一把抓一個個胭脂水粉，~~弄得~~弄得十臉，看起來都差不多。可是~~弄弄~~弄弄的那時候，一年多以前冬天的一個夜晚，紀露香最記得了，她走到三二房間去查番番，推門進去，猛抬頭，正看見娟娟站在~~那~~正在和那些酒士揮腰的揮腰，摸她的摸她，一房子的煙，一房子的酒氣和男人味，誰也沒認真听娟娟唱歌。娟娟立在房間的一角，背後圍着三個樂師，為着那個林三郎聽着，雙眸得快要睜了如眼睛，拉着他那架十分破舊，十分淒涼的風琴，在替娟娟伴奏。紀露香還記得，娟娟是

在唱那隻孤女戀花。娟娟仰着面，~~垂~~垂下眼簾，緊皺着眉頭，雙手交叉，抱着~~肩~~的肩膀，高音細顫顫的，好像是在唱給她自己听一般：

月斜西月斜西 真情鬼君君不知——

青春樣誰人愛 變成落葉相思裁——

不是那好那付裝實到了十分的神情，還是那腔連怨的言詞，紀露香~~聽~~聽她聽得心裡一折。其實娟娟長得並不怎麼像五寶，五寶要比她~~高~~高，可是她們兩個人都是短短的下巴，高高的顴骨，眼~~圈~~圈~~下~~下坑，兩個人，都~~長~~長着那樣一副親近的薄命相。五寶唱起戲來，也是那~~個~~個樣子，紀露香記得她們一道出堂的時候，~~總~~總喜歡配搭一副再生~~緣~~緣，她唱這首的兒，五寶唱蘇映雪：

孔雀牌



五宝那女眉頭~~也~~成一堆，一放二慶戲~~也~~像~~把~~戲腔的怨情都~~給~~唱出來了似~~的~~。她唱完，也沒有人~~來~~鼓掌，~~是~~她一回到座位上~~就~~讓一個狎客~~拍~~腰抱入了懷裡去，狠狠的灌了一大鐘酒，灌完那個狎客又~~看~~她~~斟~~酒，~~着~~她~~跟~~旁邊另一個矮胖的日本~~人~~酒。她並不推辭，~~舉~~起那酒~~嘴~~啣~~啣~~唧唧一口氣~~飲~~盡了，喝完她用手背揩去~~嘴~~邊~~滴~~下來的酒汁，對着那個日本人笑了一下，他露着~~看~~見她~~那~~微~~微~~泛青的臉上，浮起的那一絲笑容，竟~~是~~男~~的~~淫涼，她從沒~~有~~看過那~~麼~~容易讓人~~心~~擺佈的~~酒~~女，她自己手下的那幾員大將，所~~居~~，心~~極~~，要~~灌~~她~~一~~杯酒，~~喝~~得着狎客的~~本~~事~~落~~下。可是娟娟却讓那~~個~~日本~~男~~人穿~~梭~~一般~~一~~來回的~~猛~~灌，她~~不~~~~肯~~~~讓~~，也不掙扎，~~喝~~完一

也那~~麼~~

把

這着

杯，她就對他們~~要~~怒~~的~~笑一下。一番~~下~~來，~~娟~~娟~~像~~灌了七八杯酒下去，臉~~色~~都有~~變~~了，她~~臨~~走時，~~立~~起來，~~還~~對那幾個灌她~~酒~~的~~狎~~客~~送~~了一~~方~~對不起，臉上浮起~~她~~那十分僵硬，十分~~淒~~涼的笑容來。

那天晚上，~~打~~打~~的~~時候，他露着收拾~~妥~~當，~~臨~~臨~~臨~~向的時候，她~~三~~樓~~那~~向~~這~~手~~向~~去，一~~向~~門，~~那~~赫~~然~~看見娟娟在~~裡~~頭，~~朝~~天~~醉~~倒~~地~~上，她~~一~~面~~臉~~白，一件~~黑~~色~~襪~~子~~襖~~袍，一塊~~塊~~是酒吐的~~污~~漬，~~洗~~~~刷~~的~~盆~~盆~~頭~~~~開~~了沒~~開~~，水~~溢~~到~~地~~上來，~~逼~~得娟娟~~那~~一~~頭~~長~~髮~~~~濕~~淋淋的。他露着~~趕~~忙~~脫~~下自己的~~大~~衣，把娟娟扶起來，~~裹~~在她的~~身~~上。那晚，他露着便把娟娟帶回到她自己的~~寓~~所~~裡~~去。

他露着服侍~~娟~~娟，替她洗了澡，扶了她~~睡~~到~~床~~上去

着

孔雀牌







天还没亮，娟娟却忽然翻过身来，醒了，纪霞香看见她一双眼眸子炯炯~~有神~~，~~闪着~~，像着了魔，嘴角还一歪在抽搐，好像十分痛苦的样子，半晌才睁开眼，才噙着嗓子说：“  
 我又看见我妈了。”

你妈在那裡呢，娟娟，纪霞香发觉娟娟额上冒着一颗冷汗，她用手背擦着，不知道，娟娟摇了摇头，也许还在某处倒下，她是个疯子。  
 哦，娟娟，纪霞香用手去把她额上的冷汗擦掉。

我用条铁鍊子套在她的颈脖上，把她锁在猪圈裡，娟娟凄凉的泣道：“小时候，我一直不知道我是我妈，我

终于告诉我，我去跟猪的时候，索之看见隔壁的小孩子拿石头去砸她，一砸中她就张起两个手爪，磨着牙小声道：“起来，那山小孩笑了，我也跟着笑。”  
 有一天，你看——  
 娟娟拉开衣领，指着她的喉嚨下面，~~指~~有指指，——  
 一条毛虫一般的黑疤，横在那裡。

有一天，我的阿姨来了，她带我到猪圈边，边哭边说：“这就是你妈啊！”那天晚上，我悄悄的拿了一碗饭，~~偷偷~~溜进猪圈去，~~递~~给我妈。我妈接了饭，看了我半天，突然自由用嘴咬了~~我~~，我走过去了，去摸她的脸，我的手一碰到她的脖子，她却惨叫了起来，把饭砸到地上，伸出她那僵硬的手爪了，一把把我捉住，我还没叫出声

孔雀牌

18U



及  
娟娟

言事，她牙齒已經咬到我的頸子上了——  
娟娟一面說着，一面用手揉她頸膊上那塊黑疤，臉  
上又浮出她那十分淒涼的笑容來。紀露香把娟娟的頭擡  
了個禮拜，帶着她的抵在她的胸脯上。那一刻，她已經決定要  
買房子了。

從前五寶還在的時候，紀露香和她兩人曾經許過一  
個心願：等到她們年紀大了，攢夠了錢，便去買棟房子，  
成一個家。她們兩個人都還沒過，去贖一個小雜貨來着。  
馬兒兒養，一定要找一個有笑像五寶，或者像她自己的。  
馬兒露香帶着娟娟搬金華街那幢小公廨裡去的時候，她對

住在一塊

一輩子  
東飄西蕩  
活到四十  
自歲了

娟娟說道：

娟娟，這就是我們的家了。

說到家，紀露香心中又感到一陣悲涼。金華街這間公廨雖說不上体面，  
却費了紀露香一腔的心血；連廚房裡的一個砧板，一柄菜  
刀，她都百般挑揀過的。從前過慣了夜生活，她天天總  
要睡到下午去，她自從她跟娟娟住在一塊兒以後，她  
也跟別的主婦一般，一早便提着菜籃子出去買菜了。她聽  
惜娟娟熬夜，喝酒又傷身体，總是儘量讓她休息。

她看見娟娟睡得分外香甜的樣子，她自己也卸下到廚房裡  
她才懶懶進來。她總是不忍喚醒她，她自己卸下到廚房裡

孔雀牌

(24 x 25)



去，把菜弄好，等着娟娟睡醒時一同吃午飯。當她  
 娟娟醒來時，她看見她已經起了雞皮，我背上，使勁得胃出  
 平一根多的骨筋來，她心裡顫慄地冷起一陣眼淚來；五宗  
 到了以後，她好像染了一場大病，病起來，也竟敢出那  
 裡難過，毒藥弄來，人裡她總是木木的，却把心冷病不  
 了，直到娟娟來，她才好像從地暖裡過來一般，她把娟娟  
 那堆換下來的衣服捧了起來，將臉埋了進去，深  
 之的嗅了嗅，一下衣袋上留下來，香水的氣和娟娟的体味  
 一，她不知怎的，她对娟娟那雪白瘦弱的身體，格外的情  
 恤，她撫摸着她的胸脯的時候，她好像在撫弄着一隻助  
 骨嶙峋的小病貓一般，生怕傷着了她，尤其是娟娟讓酒

裏帶出去陪宿了回來，她那自的憔悴，更是令她心  
 折，有些因為人兒殘起來，真是比狗還不如，那晚五宗  
 哭大，是醒一個白相，給梳梳的，日中午早晨，  
 五宗走來把她推醒，叫了一方：阿姐，滾進她懷中，力得眼  
 睛都出了血，五宗一身斑斑，真有許多牙齒印，  
~~那晚娟娟~~  
 娟娟是誰給弄的？有一天她替娟娟梳頭，瞥見娟娟  
 左邊乳房上，有大指拍頭一塊青斑。  
 你是誰開的苞，娟娟，有一次她正在替娟娟梳頭，  
 在她談話人徑，那天有照地道。  
 我爹，娟娟答道。她向手，不肯停停，

孔雀牌



吓，娟娟，她抖了一身，手一直在打她，  
吓都答不出话来。

我那时才十四岁，娟娟管了一下肩膀，  
冰凉的笑意。

我爹一喝醉酒，就跑到我床上来。后来我有肚子了，  
他就带我去打胎，到处跟别人讲，说我偷人。

他露着轻轻的，  
抚摸着娟娟那削瘦的肩胛，